

看世界

烟火年年

“5、4、3、2、1！”

当大本钟敲响新年钟声，超过10万人的欢呼声响彻泰晤士河畔。“Hello、你好、Bonjour(法语的‘你好’)……”伴随着不同语言的问候声，“伦敦眼”上空又一次绽放起绚烂的烟花。

这一刻，独属于每年1月1日的伦敦。“我们将烟花、无人机、灯光和音乐结合，为全球数百万观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表演。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伦敦市长萨迪克·汗(Sadiq Khan)表示，2024年的烟花秀是伦敦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。

跨年烟花秀是伦敦迎新年的经典保留项目。就说今年，最引人瞩目的一幕定格在无人机在天空中拼出“London, a place for everyone(伦敦，一个适合所有人的地方)”的那一刻。画面一转，一串串胖墩墩的烟花泡泡点亮夜空，仿佛整座城市都变成了一个专属于“小调皮”的游乐场；烟花表演也经过精心设计，配合现场的音乐和伦敦眼的颜色不停转换，与观众一起回顾过去一年的重大事件。

在绚烂的烟花下，人们欢呼、拥抱、舞蹈，不分国界，不分年龄，如同一场狂欢大派对。最后，在全场大合唱《友谊地久天长》的旋律中，烟花秀落幕，人们也

将奔赴新一年的新生活。

烟花易逝，但生活仍在继续，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羁绊也越来越深。为什么我们爱过节，大概就是喜欢这种感觉吧。

对于英国人来说，购物街的灯亮了就意味着又到过节的日子了。缤纷的彩灯遍布整个城市，行走在伦敦夜幕下的大街小巷，抬头就是璀璨灯火。

热闹的点灯仪式通常在每年11月初举行，而整个灯光秀会一直持续到次年1月底。不同街道会有不同的主题，商店、景点、艺术展、酒吧和餐厅在超过100万盏灯光下熠熠生辉。

摄政街永远是最受游客欢迎的。上空是金色的“天使灯带”，两旁是以对称著称的英国古典主义风格建筑，地面上红色的双层巴士沿着街道划出优美的线条。

牛津街长度不到2公里，却云集了超过300家商场。游客可以一边逛街，一边仰望“星空”。那高悬的5000颗星星灯，好似繁星满天。据资料记载，牛津街举行点灯仪式已经超过60年了。近年来，牛津街采取了更环保的LED灯光技术，比普通灯泡节能75%。同时，所有灯均由回收聚合物制成，100%可回收。

卡纳比街是潮流小店的集合，时尚

风格多与朋克摇滚联系在一起，灯光布置也充满个性。今年的主题是“宇宙”，漫步其中，宛如行走在银河中。

考文特花园则更像集市，麋鹿雕塑灯、装饰着红色蝴蝶结的大铃铛、闪闪发光的镜子球点缀着中央广场。听街头艺人唱歌、到小摊上买束花、与好友合影，都是惬意的选择。

灯光下，不同类型的商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吸引着消费者。

橱窗是大众捕捉品牌信息最直接的窗口。每到新年，百货公司和零售商们都会用心将自家的“窗口”装饰一新。

一个精美的节日橱窗，往往需要设计团队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构思。有的以本地IP为背景，比如百货公司Fenwick曾以《帕丁顿熊》人偶为主角，整个橱窗分8个部分讲述了帕丁顿熊的故事；有的试图传递更乐观的生活理念，比如百货公司Selfridges曾以节日美食为主题，整体打造了15个超现实风格的橱窗，传递“食物，让我们相聚的力量”的主题；有的会把橱窗和商场本身作为设计的出发点，比如有300多年历史的Fortnum & Mason，会在临近新年时将整栋大楼变成“倒数日历”……此外，橱窗设计还会搭配动态装置、投影和配乐等，让人们身临其境，体验商家的匠心。此刻，橱窗不仅

吉亚娇

仅是商品陈列的舞台，更浓缩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商场外灯火璀璨，商场内又有什么玄机呢？

新年之际，挑选一份精致的小礼物送给家人朋友，是英国人的传统。近年来，个性化的节日礼物越来越受欢迎。消费者可以把名字或者祝福语印在商品上，让礼物变得独一无二。今年，这种私人定制化服务也成了不少商场的卖点。如果你还在为挑选礼物纠结，商场会有特定销售人员根据你的喜好和消费预算进行推荐。

除了百货商场，大大小小的集市也颇受欢迎。在集市上，玩玩娱乐设施，逛逛手工艺品小摊，再喝一杯热红酒，充实的一天完美收官。

节日不只是一

种仪式，更代表了一种信念。人生漫长，晴雨交加，但只要心怀期冀，必有烟火年年。



日本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。

根据日本总务省2023年9月17日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，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29.1%，高居全球第一位，并再次刷新该国历史纪录。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意大利(24.1%)和芬兰(23.3%)。

与此同时，日本百岁以上的“老寿星”人数也持续增加。截至2023年9月1日，日本全国百岁以上老寿星的人数已增至92139人，同比增加1613人。这已是该数据连续53年保持增长。

对于如今的日本来说，70岁还“年富力强”，耄耋老人比比皆是，百岁高龄也早已司空见惯了。

日本之所以长寿，与其饮食习惯密切相关。

相较于牛排、薯条等高热量食品，日本人更喜食海产品及豆制品，且饮食清淡。就算是味道相对较重的味噌汤，在很多“重口味爱好者”看来，也不过是清汤寡水，更何况还是以黄豆而不是大鱼大肉为原料制作的。这些食品均含有高蛋白，且脂肪含量不高。日本人还大多有饮茶的习惯。尤其是在餐馆用餐，必定会奉上一杯热茶。此外，日本人还非常注重“七分饱”原则。在正宗的日本料理中，每道菜的分量都非常有限，往往是偌大的盘子中间“点缀”着一小勺料理。这种“抠门”的饮食习惯使得日本人脂肪、糖类摄入量普遍较低，这无疑大大降低了心血管类疾病的发病率。

在政策支持层面，日本也走在前列。

早在1963年，日本国会就颁布实施了《老人福祉法》。1971年，日本修订该法，对符合医疗制度规定的老年人实行免费医疗政策。1973年被称为日本尝试向福利国家过渡元年。从这一年开始，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水平大幅提高，社会保障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急剧上升。1982年，《老人保健法》出台，对老年人的关注开始转向适老化的居家养老。1989年，为解决家庭养老危机，日本又启动了老年人保健福利推进10年战略“黄金计划”。“黄金计划”的实施，缓解了此前老年人免费医疗政策带来的医疗资源过度使用的问题，同时针对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老年照护机构不足等困扰，提升适老化服务质量，包括增加养老机构床位、增加家庭照护者人数、增设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。

得益于此，日本百岁老人数量迅速增长。1963年，日本百岁以上老人人数仅为153人；到1981年突破1000人；1998年又站上了万人大关。按照目前的势头，2030年前，日本百岁人口升至10万人没有任何悬念。根据日本社会保障和人口研究所预测，到2047年，这一数据将达到惊人的50万人。

日本百岁老人们有一些共同的特质。有机专门就此做了研究，并提炼出所谓的“长寿密码”。排名第一的是生活规律，第二是性格乐观，之后依次是不挑食、不吸烟、爱干净、规律锻炼、与人交往(不孤僻)等。

据统计，日本多达62%的百岁老人有自己的兴趣爱好。老爷子们的爱好主要集中在园艺方面，没事就在院子里侍弄花草，顺便晒晒太阳。其次是读书，接下来是下棋，包括围棋和日本将棋。老太太们则热衷于编织、裁剪和手工艺等，也有喜欢养花的。

本版编辑 韩叙美 编 王子莹
来稿邮箱 gjb@jirbs.cn

日本

陈鸿斌

印象

金色大厅畅想

翁东辉

当地时间1月1日上午，2024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在点缀着娇艳鲜花的金色大厅拉开帷幕。当德国著名指挥家克里斯蒂安·蒂勒曼快步登台，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开场是小卡尔·科姆扎克的《阿尔布雷希特大公》进行曲。紧密的鼓点伴随着号角声声，威武雄壮，仿佛把人们拉回到19世纪初哈布斯堡王朝的战争叙事中。

今年是蒂勒曼继2019年之后第二次执棒这一音乐盛会。上一次，蒂勒曼选择《冯·勒内德男爵》进行曲开场。同样经典的奥地利军乐、同样激昂向上的曲调，迅速调动了听众的情绪，将全场“点燃”。

紧接着演奏的是《维也纳糖果圆舞曲》和《费加罗波尔卡》。二者都是“圆舞曲之王”小约翰·施特劳斯的经典作品，前者活泼跳跃，能够带给人糖果般的快乐；后者婉转悠扬，有如漫步林间听鸟儿鸣唱。明年是小约翰·施特劳斯诞辰200周年，今年的音乐会主打其作品，也算是为来年的隆重纪念预热。

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历来以演奏施特劳斯家族作品为主，这个传统由来已

久。在今年总计18首演出曲目中，新曲目占了一半，毕竟新年音乐会历经80多年，既要保持传统艺术风格又要满足听众的新鲜感，并非易事。好在施特劳斯“家族曲库”中有上千部作品等待挖掘和重新编排，完全有可能给世人带来惊喜。比如，今年第一次在新年音乐会上亮相的《费加罗波尔卡》《伊斯勒圆舞曲》就不负众望，让听众大饱耳福。

为什么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在维也纳乃至全球这么受欢迎？这要从音乐之都维也纳的历史说起。

维也纳诞生“音乐圣殿”交椅数百年，世界各地的音乐家都会想方设法来到维也纳，来一场荡涤心灵的精神之旅。即便大师级的瓦格纳、肖邦、柏辽兹和舒曼等人也不例外，纷纷到此拜谒海顿、莫扎特和贝多芬的故居或是墓地，寻求创作灵感。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甚至定居维也纳，并担任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会长，这里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。

事实上，纵观所谓“严肃”音乐的历史，价值变迁贯穿其中。早期的音乐家大多服务于宗教或宫廷，前者试图用音乐来体现伦理价值，被称为“宗教音乐家”；后者主要服务于宫廷社交，也称“宫

廷音乐家”。直到贝多芬彻底改变了音乐作品结构，让音乐服务于更广泛的群体、更多的主题，音乐从此也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。总体来看，贝多芬的作品虽然仍受到巴洛克风格的影响，但正是他的尝试，使音乐开始真正发展成为一种表现主观认知和思想的艺术形式。以此为开端，历经一代又一代音乐家的努力，维也纳音乐生活逐步完成了从宫廷到市民的转变。

18世纪中期，一种叫“波浪(WELLER)”的旋转舞风靡欧洲。新市民阶层疯狂热衷于这种舞蹈，华尔兹(圆舞曲)也随之发展起来。在维也纳，圆舞曲甚至登堂入室进入歌剧院，从民间舞蹈跻身高雅音乐之列。也在这个时候，约瑟夫·兰纳以及老约翰·施特劳斯横空出世。他们成功改编了乡间舞曲，为华尔兹相对简单的“单体格式”增添了艺术韵味。据说，他们俩既是好友，也是竞争对手。不过，最终的结果是，施特劳斯乐团更胜一筹，在小约翰·施特劳斯的带领下享誉整个欧洲。

可以说，1812年成立的维也纳音乐之友协会之所以至今仍拥有业界超然的地位，与施特劳斯一家密不可分。当

然，也有很多知名音乐家作出了巨大贡献。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有“当代艺术歌曲先驱”之称的舒伯特。舒伯特出生于维也纳，一生创作了超过600首作品，《纺车旁的格蕾琴》《魔王》等均为其代表作。

应该说，维也纳汇集了整个欧洲的优秀音乐作品和众多音乐品类，但似乎只有小约翰·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最能代表维也纳城市音乐文化。通过旋律与和声的巧妙对应，华尔兹完成了关键的艺术蜕变，也成就了“维也纳华尔兹”在全世界的盛名。

在《圆舞曲之王——约翰·施特劳斯传》中有一段这样的话：“当一个身处世界其他地方的奥地利人、维也纳人听到施特劳斯那美妙欢快的旋律时，都会被其中深藏的思乡情绪所感染，或笑或哭。在他的心中会呈现出这座可爱城市的美丽图景，圣斯蒂芬大教堂、卡伦山的轮廓，还有鲜花盛开的美泉宫、寂静的花园和群山环绕的蓝色的多瑙河。”

是的，此时此刻，金色大厅已经沉浸在《蓝色多瑙河》的优美旋律中。听那圆号响起，伴着小提琴的颤音，宛若多瑙河碧波荡漾，温柔地抚慰着听众们的心灵。

为艺术而作，为艺术而歌。怀着对奥地利这片土地以及人民深深的眷恋，施特劳斯父子创作了众多不朽乐章。直到百多年后的今天，这不朽的韵律依旧回响在维也纳上空，拨动着全世界的心弦。这是跨越文化的语言，也是跨越时空的祝福。